



渐行渐远家织布

□ 村姑

村庄已沉入浓重的夜色中。下晚自习回家的女孩想起了自己的家，小油灯一定还亮着，屋角一辆纺车正嗡嗡转。

是的，妈妈正坐在纺车前。大襟棉衣里，裹着正睡得香甜的小妹。妈妈右手摇动车轮，左手一扬一落，棉卷里藏着的条条细线，就跑出来缠在了线锭上。一个白萝卜正渐渐长大。

纺线，是妈妈整整一个冬天的活儿。白天上工、做饭、纳鞋底、喂猪、洗衣……只在夜晚，一切都收拾停当之后，妈妈才能坐下来，一坐坐到大半夜。女孩一觉醒来，还听见嗡嗡的纺车声，妈妈的身影被灯投射到墙上。“妈，睡吧。明天再纺。”“你睡吧，明早还得上学呢。我这个穗子纺完就睡。”

每晚三个穗子，是妈妈的作业，不做完她不会睡。女孩知道。纺了线，织成布，才能做被里布，做棉衣布，做鞋布。春天终于来了，妈妈开始挽线，浆线，落线，经线，梳线……线请上织布机了。从此，五点钟上自习，女孩是在织布机的吡吡声中醒来的。妈妈几点起来的，她不知道。

夏天中午，蝉在高树上长嘶，织布机在吡吡地响，线梭在

左右手之间穿梭，踏板交替上下，挡板前后移动。偶尔，妈妈的辫子跑到胸前来，她一晃头，使劲把它甩到背后去。春种棉，夏管棉，秋收棉，冬纺线，春经线，夏织布。棉花就这样循环在妈妈的四季里。

分地到户以后，妈妈把两大块旱地都种上了棉花。像蜜蜂拥有了大花园，妈妈更辛苦了，也更有劲头了。妈妈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四个儿女，每人结婚准备五条被子。她结婚时只有一床铺盖，她不想让她的儿女将来作难。

从织布机上取下一卷新布，放在干净平整的石头上，抡着木棒捶时，或者和邻居大婶一人拉着长布的一头，一松一紧地往手拽时，那种轻快，是妈妈欢乐的舞蹈。

木箱里放了一沓又一沓的家织布。夏天，妈妈把它们抱出来，带着新鲜的布香，搭在平房上的铁丝上晾晒。“等你们结婚时，被里都是现成的！”妈妈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十年后，女孩结婚的时候，妈妈真给她准备了五条被子。只是那时带红绿条纹的机织被里已在市场上流行，只用了两条家织布。妈妈有点儿遗憾。

大妹结婚时，只用了一条。弟弟结婚时，时兴在镇上弹花店里直接做被子，套被罩，弟弟不要家织布。小妹结婚时，妈妈没敢提家织布的事。

家织布就这样寂寞地待在箱底里。妈妈依旧年年晒。“当年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啊。早知道，也不瞎赶这些忙了，让你们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她叹口气，然后又笑起来，“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再不用像我那样，不得睡一个囫圄觉了。”

前几天回家，妈妈喜滋滋地说，镇上有一家印花店，能给白布印上花，当单子铺，又舒服，又好看！给你们姊妹一家两条，咋样？妈妈的眼神让她不忍拒绝。

印着朵朵淡蓝色花的家织布床单，挨着皮肤，有种粗糙的舒服感。当年的女孩早已为人母，躺在床上，又想起了妈妈当年的远大理想，她的眼角有什么东西一颗一颗滚下来。

这个女孩绝不不仅仅只是我，这样的妈妈有多少呢？这样的小村庄有多少呢？渐行渐远的家织布，承载着母亲们的爱与辛苦，也记录着四十年来时代越来越轻快的发展历程啊。

凡人小记

小院

□ 赵静玉

小院不大，东西十几米，南北二十几米；小院不小，可以安放我所有的心情。

小院西边是一排果树，核桃树、山楂树、柿子树一共六棵。紧挨果树是一畦畦的菜地，生菜、油麦、菠菜、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随季节的变化，而变换着不同的品种。东边沿墙是南瓜和梅豆的地盘。梅豆沿墙攀爬，南瓜顺着墙根儿走，互不干扰。

小院北面是一排三间的青砖老房子。春天，沿着老房子种几棵丝瓜。不用怎么管理，丝瓜像长了眼睛似的，顺着墙一直爬上房顶，开出满墙的黄花，别有一番韵味。南边沿墙是几棵竹子，为小院增辉不少。

小院是我的精神乐园。外面的世界再纷乱复杂，关上门，便是另一个世界，是专属于我的世外桃源。闲暇时间在我的小院里养花种菜，自得其乐！心情不好或者干活儿累了的时候，

端一杯茶，慢慢在小院里转悠，或蹲下看看青菜是不是长大了，茄子、豆角是不是可以采摘了；或抬头看看树上青绿的果子。在生机勃勃而又寂静无声的小天地里放空自己。

小院是我和邻居联系的纽带。种的菜多了，吃不完，就分给邻居一些。邻居也会回赠我一些东西：早春的西葫芦、夏天的包菜、秋天的花菜、冬天的大葱，都是我的小院里所没有的。喜欢这种不深不浅的交往，简单、纯粹、舒服、快乐！

小院也是我寄托思乡之情的地方。每年夏天回家，总要带些菜种回来，固执地认为只有家乡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从普通的萝卜、白菜到这边不常见的苦菊和苋菜，什么都带。苦菊用来凉拌或蒸着吃；苋菜烙菜馍吃，是一道家乡的美食，满满的全是回忆！

三年前从老家带过来的两棵蒲公英，已经繁衍了一大片。附近有上火头疼、牙疼的常常来家里要蒲公英。儿子说：“妈，

咱家的蒲公英还挺出名的。”也有邻居要蒲公英种子，想自己种。春天的中午我便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收集蒲公英种子，然后一一分给需要的人。再路过邻居家门口时，看到已经发芽的蒲公英，心中是说说不出的喜悦，家乡的蒲公英已经在他乡生根开花了。

两年前，村里找上门，说想把我家那处空院改建成老年人活动中心，嘴上虽然答应了，心里却老大不情愿。常常念叨：“我还能在院里种菜吗？那几棵果树能保住吗？”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实施，我开心不已。老公从中得到启发，说：“要不咱们自己把小院翻盖一下，租出去也能赚钱。”我问他：“你拿钱还能再买来这么一处地方让我种菜吗？”老公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能。”

是啊，有很多东西是拿钱买不到的，比如这个专属于我的小院所带给我的充实和快乐！

心香一缕

牡丹石

□ 逯玉克

你见过开在石头里的花吗？你见过会开花的石头吗？

你会怀疑，世上哪有这样的奇珍？

伊滨就有。确切地说应该是，只有伊滨才有。

亿万年间，地球内部熔岩的迸发使得地球表面近三分之一的地方或重峦叠嶂，如波似涛，或异峰突起，高插如云，或逶迤连绵，莽莽苍苍。从纵贯美洲西海岸的安第斯山，到雄踞亚洲中部的喜马拉雅山，熔岩迸发凝固而塑成的千姿百态的大山中深藏着很多珍奇的东西。

横亘伊滨南部的万安山是秦岭的余脉，上世纪末人们惊奇地发现，距龙门石窟十余公里的山中，出产一种奇特的石头——黑色的石头里竟错落有致地镶嵌着一朵朵白色或浅绿的花，很像民国时期风行乡下的印花蓝土布。奇妙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开，或纵然把它砸成碎块，它依然表里如一。因其白色的图案形似牡丹，故当地人名之曰牡丹石。

牡丹石姗姗来迟，似乎没有“古韵”，但牡丹石的存在，阅历又地老天荒的长——它已在地壳中被时光孕育打磨了十五亿年。在地层深处，它藏在深闺人未识；在岁月深处，它寒尽不知年，长醉不复醒。

牡丹石没有雨花石的细腻温润，晶莹剔透，异彩纷呈，如梦似幻，没有太湖石千奇百怪的瘦、透、漏、皱，但它黑白花，自然天成，倒也素洁雅致，别有风韵。当地人因势就形，别出心裁，把它加工成各种巧夺天工的工艺品，或购，或藏，无不珍爱不加。

让人感慨的是，绵延百里的万安山中，也只有伊滨寇店五龙山一带有不多的储量。

物以稀为贵，不知是该惋惜上帝吝啬呢，还是该庆幸造物主惜石如金却情有独钟的赐予。



今朝中华颂

——谨以此诗祝福祖国并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黄山啊！五岳心未老，
高瞻远瞩气豪。
雄鸡报晓早屹立，
慧眼察秋毫、健步志凌霄。
三彩的月亮奇又遥，
回首六十九年哦！憧憬梦永葆。
银装素裹披大地，
中华盛妖娆。
琼珠竞涌响，柳枝摇，
一派生机萌春潮。

长江啊！黄河意不消，
江河春水起波涛。
扬帆策马四十载，
胆识添风骚、英姿赛天骄。
明媚的太阳灿而耀，
五千年之华夏哦！龙腾国梦召。
巍巍中华遍毓秀，
天地凯歌飘。
青山开颜响，绿水笑，
万物逐日风华茂。

祖国啊！江山貌增俏，
泱泱中华梦攀高。
载人航天巡太空，
宇宙阴晴晓、江河清浊昭。
绚丽的国色艳且娇，
两个百年大任哦！众智勇勇挑。
浩瀚五洋多澎湃，
智能巧赶超。
百业兴盛响，民乐道，
幸福奋斗看今朝！（赵学庆）

长篇连载

18 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

1973年初春，陕北大地还未完全解冻的时候，习近平被县上调调，与共青团延县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编为一组，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

“近平来了，赵家河也变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变了。”回忆起习近平在赵家河搞社教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赵家河人记忆犹新。

首先变的是开会。

习近平来之前，赵家河也搞过社教，但开会时大家都没兴趣，台上讲话的人更像是自言自语。台上升大会，下面开小会，妇女还边开会边忙着做针线活。习近平来了后召集开会，大家都能准时去，秩序都不用维持。村里的俏皮话大王任厚成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吓着了！”

习近平了解群众，知道群众的想法，他的话题是老百姓感兴趣的事。他搞社教，寓教于乐，讲风土人情、人文历史。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他给大家讲一部叫《三笑》的电影，讲到关键处，还会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大家都听得入了迷，有人连夹在手指间的烟都忘了吸，直到烫了手才记起。

这期间，赵家河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神车沟的治理。一部分社员想打坝治理神车沟，增加土地，多打粮食；一部分社员反对，担心洪水毁坝，劳而无功。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再说，那时大地还没有解冻，土冻得坚硬，镐刨不动，锹铲不动，只能用炸药炸下土块，用独轮车推走，平整。这些活儿都很累人，有些社

员不想受那份苦，所以，也不支持打坝的事。

习近平觉得这是个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节气不等人，不能再拖了，他赶紧召集社员开会。他先听大家说完，然后才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干！”

习近平的话直戳村里人的心窝：“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这句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是要冒风险的。但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说的，也就这么做了，治理工程第二天就顺利开工了。

开工后，习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都得回家吃饭，再返回山里干活，来回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于是，就跟大家商量，决定派几个人专门做饭往山上送，大家中午饭在山上吃，能休息，也能多干活，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就这样，习近平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带着乡亲们上山劳动，一直干到晚上才歇工。乡亲们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不到三个月，神车沟的坝就打好了，赵家河一下增加了近百亩高产田。当年，乡亲们在这片地里种上了玉米。

神车沟的治理受到广泛好评。第二年春，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陶海粟组织各公社团委书记到赵家河参观学习。来的时候，大家每人背着一捆团县委统一购买的白杨树苗。这种树，在《白杨礼赞》被茅盾称为树中的“伟丈夫”。参观完神车沟，大家就到村口旁的麻花沟栽下了树苗。

40多年过去了，这些树已经长成了挺拔的“伟丈夫”，乡亲们把这片树林命名为“知青林”。

习近平到来后，还翻开了赵家河的一桩“公案”。赵家河有个社员叫武刚文，小名也叫随娃。随娃是村民眼里的能人，精明能干，干啥都有一手。不仅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就连放羊这样的活儿，他也干得比别人好。他赶的羊群从不糟践庄稼，羊群从庄稼旁经过，也不吃一口。而且随娃会打算，有谋略，能拢住人，是以前的生产队长，村民们都很服他。

但这样一个人却在放羊，这不是“杀鸡用了个牛刀”吗？习近平很快了解到随娃这个生产队长被免职的经过。

原来，1965年春，时任县委书记带了两个干部，骑着自行车从青平川翻山来赵家河视察，看到随娃正带着社员在开垦一块荒地，于是生气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厉声问：“谁是队长？竟敢带头开荒，大搞资本主义！”

那个年代，开垦荒地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随娃却不认为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有啥不对，所以说啥也不服气，还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他觉得自己受苦受累还要受气就赌气说：“不干了，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当生产队长了。”

随娃不当队长了，赵家河的粮食产量也下降了，多年处在一个低水平上。

习近平到赵家河那年，随娃27岁。习近平认为要提高赵家河的粮食产量，还得随娃当队长，于是去找他。

“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不当，我当够了。”

“你得当，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习近平劝他多为集体考虑，多为生产队做贡献。但随娃对自己的生活还满意，觉得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心，根本不接他的茬儿。

一次、两次……十次，习近平终于把他说动了，随娃答应再当生产队长。

村里人开玩笑说：“习近平这后生火真旺，要不能煮熟随娃这颗牛筋蛋。”

习近平还在赵家河办起了夜校，教社员识字。高小梅就是在这个夜校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高小梅干活麻利，能跟男劳力比高低。春天给地里送肥，男劳力担七担，她也担七担，习近平称她为“铁姑娘”。这位“铁姑娘”至今还记得习近平那时经常说的一些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打铁还需自身硬。”

习近平在赵家河待了八个月。有人说，赵家河是习近平初显才华的地方；但也有人认为，其实赵家河是习近平真情回馈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一个序曲。

今年上旬，父亲在后院的枣树下安放了一把靠背椅，解我方便之需。

那时刚从京城做了一场期待已久的手术，截骨断髓，直挺挺地在床上仰躺了一个月后，勉强架了双拐，挪动在院落中间的三分天地。

乡下的十月天，还很有几分燥热，伤口初愈，肉芽嫩红，不能下蹲，父亲给一把靠背椅的凳面挖了圆洞，放置在了后院，每天从院前的堂屋挪到后院去方便，成了一种必需的活动。椅子的旁边就是这棵老枣树。

枣树粗壮，树身皴裂，虬枝疏密错杂，洒了后院一片的阴凉。枣树多少年了，我不清楚，但它茂盛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时的乡下，枣树并不少见，几乎家家都有，四月，整个村落细碎的黄花铺展，清香弥漫，抬头蜜蜂飞绕；深秋，果压枝头，黄的、红的枣子缀满了枝丫，有风吹过，满树抖动，摇曳欲落，让人眼馋。

逾年历岁，树在一年年粗壮，我也在一点点地长大。俯仰之间，树下的追梦少年一步步跨进了不惑的门槛，日子是一把无形的鞭子。喘息未定，已催得霜侵两鬓，满怀沧桑了。这么多年世事更迭、难更仆数，千般滋味氤氲于岁月的壶盏，蚀心砭骨。

未曾改变的只有这棵枣树。时代开放，乡人日子活泛，家家修房盖屋，这不成材的枣树，遮眼碍势，几乎都伐尽砍光了，所幸，后院的枣树在一家家人日月逼仄的缝隙中独活下来。十来年，隔壁的二狗家后院要建二层小楼，嫌枣树枝条伸进了他院，过来商量着能否把树伐去，全家人都不同意，最后他折断了那些枝杈，楼房建起不到两年，断茬发出的新枝疯长，生生地超过了楼顶，又一片勃勃气象。

近些年，为了生活，我走南疆跨北国，独走天下，心绪飘摇。

如今，回到故园，架了双拐，日日与它亲近，伸出两手把围它的身躯，干裂翻卷的树皮，扎的手心痒痛，手背突起的筋脉，和树身沟壑的纹路叠压，分明有种相惜相通的质感。

天一天凉似一天，一场秋风一层叶。忽一日城里写文字的朋友带着读小学的孩子来看我，母女俩看到后院的铺地落叶，“呀”了一声惊喜，跑过去，弯腰纤手轻捏，女儿问“这是啥叶子？”“枣叶，就是你吃的大红枣的树叶。”“枣树咋这么高？咋是这样子呀？”母女俩仰头看天，铁枝玉叶，映衬天幕，都不再言语，看她们如痴的模样，一种少年情怀重回我心。也许，有时只有清贫才能留存惊喜，成为风景。走时朋友问我母亲：“为啥这么大的枣树没见枣子呀？”母亲说：“以前结的很稠，最近这些年不知道咋回事结稀稀拉拉的。”朋友说：“喷药呀，人家果园里都喷药的。”

这枣树上断然是不会喷药的。心里思付，几十年来，它独守一方天地，经霜历雪，寒欺暑浸，依然年年青绿，比之它的同龄，活着就是一种幸运，自然万物，强求又有何意？

眼下，天寒地冻，枣树早已繁叶落尽，黢黑的枝条张在空中，铁枝遒劲，凌风吹来，铮铮之声，惊心动魄。乡村寒夜，昏黄灯下，围坐被窝闲翻书，读到白居易的“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嫩似龟手，叶小如鼠耳。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胸中坚实顿生，心神皆明。

几月以来，一直陪着老院的枣树，日日对望，想，走过了夏秋冬，唯春天一定不远了吧。

若有所思

后院有棵老枣树

□ 韩报春



我人生第一步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大学问的地方。

——习近平

梁家河

社教结束的时候，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赵廷璧想把习近平留下来，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知道后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